

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美国言情小说的继承与反叛

INHERITANCE AND REBELLION OF AMERICAN ROMANCE FIC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 CULTURE

莫凡¹, 吴其艳²

Fan Mo¹, Qiyan Wu²

¹ 中国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² 中国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¹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Xiangsihu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ina

²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gsihu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ina

Received: October 10, 2020 / Revised: January 25, 2021 / Accepted: January 29, 2021

摘要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 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哲学、建筑、社会政治和文学批评等众多领域时, 小说走下文学圣坛, 通俗文学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商品, 而言情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亦体现出明显的娱乐消费性。梳理从 18、19 世纪之交的引诱言情小说至 20 世纪的新女性言情小说的发展历程, 可见美国言情小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新旧交替、传统与反叛糅杂, 新哥特言情、甜蜜野蛮言情和新女性言情依序登场, 但这个衍变过程中呈现更多的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而对当时社会反叛因素的现实观照却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

关键词: 后现代 美国言情小说 继承与反叛

Abstract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mid-20th century witnessed a postmodern trend which had swept across almost every area of socio-culture sphere as philosophy,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hen fiction was no longer the privilege of literary elites, popular fiction became cultural commodity and the creation as well as development of its sub-genre, romance fiction demonstrated an obvious entertaining tendenc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from seductive fiction in the turn of 18th to 19th

century to new women's romance of 20th century, American romance fiction unfolded a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and a repetition from tradition to rebellion in pre- and post-1960s when gothic romantic fiction, sweet-and-savage romance, and new women's romance came into being accordingly. This evolving process reveals more about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 of creating tradition, whereas its attention to social rebellion evidently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Keywords: Postmodern, American Romance Fiction, Inheritance and Rebellion

引言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如《飘》、《爱情故事》和《廊桥遗梦》之类的畅销美国言情小说在精英学者看来,只不过是关注两性情爱的消遣品,不值得深入研究,更勿论列入文学史殿堂、与经典精英文学共享后世敬仰的荣光。20 世纪中叶美国社会进入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的后工业社会,通俗文学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商品,庞大的通俗小说作者群和动辄百万册的销售量表明通俗文学市场运作的巨大成功,并使其影响力直接扩展到了严肃的文化艺术领域。彼时,一股秉承怀疑精神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轰轰烈烈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民权运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性解放等运动结合起来,席卷哲学、建筑、社会政治和文学批评等众多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小说走下文学圣坛,通俗小说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言情小说的创作亦体现出明显的娱乐消费性。但异于同样标榜市场决定一切、时代潮流决定创作模式的其他通俗类型,作为美国通俗小说大军之长盛不衰的言情小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新旧交替、传统与反叛糅杂,呈现更多的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延续,而对当时社会反叛因素的现实关照却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

反主流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美国通俗小说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可谓反主流文化运动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兴衰史的写照,期间民权、女权、反战、性解放等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相互激荡,夹杂着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汇成一曲振聋发聩、改天辟地、余音久远的时代交响乐。反主流文化运动以 1963 年 11 月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开始,到美国从越南撤兵、1974 年尼克松总统下台时告终。广泛紧张的社会局势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对涉及人类的性行为、妇女权利、传统的范式、精神药物的试验以及美国梦的不同讨论和解释。既此,许多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运动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这场反主流文化中得以孕育、诞生乃至发展壮大,其中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兴最为瞩目。如何界定源自现代主义却又反叛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是一个难题,毕竟其在思想模式上的反本质主义、消解中心倾向尤为明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代表思想家贝尔、利奥塔德、杰姆逊看来,后工业社会里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极端扩张而导致的文化霸权主义,意味着话语沟通和制约的失效,鼓励文化衰神与信仰悼亡。后现代是一种精神,

一套价值模式,其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已有成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詹明信还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Baudrillard (2001) 认为,在消费社会,文化既是一种消费品,又是消费的形式,其重要特点即“媚俗”与“流行”按 (Zhu, 2011) 主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界定,“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在时间上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空间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拓深而从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波及包括中国 (非资本主义社会) 在内的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与思想文化层面上既积极地主张多元差异并由此对抗本质主义形而上学、又在一定程度具备自我反思性的当代现象”(p.9)。

当以反权威、消解中心、睥睨文化专制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秉承盈利与市场高于一切的美国通俗小说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是以,为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份额,美国通俗小说出版商抓住时代特征,将当时的通俗小说纷纷冠以“反西部小说”、“新浪潮科学小说”、“新剑法武术幻想小说”、“新哥特言情小说”等名堂,以彰显其站在时代先锋的潮流与品味。不过这场美国通俗小说的反叛潮流的真正高潮却是比反叛运动慢了一个拍子,出现在 70 年代。由此看来,“60 年代美国通俗小说大多表现出一种分水岭性质,即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交替相杂的性质”(Wan, 2000)。而作为美国通俗小说最长盛不衰的一个类型的言情小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也出现了新旧交替、传统与反叛交杂的现象,但表现出更多的是对历史因素的继承,而非反叛。

美国言情小说的发展历程

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思潮里美国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的特点和衍变之前,应先行梳理美国言情小说的发展历程。1789 年在波士顿匿名出版的《同情的力量;或,自然的胜利》标志着美国第一部严格意义的引诱言情小说 (Seductive Fiction) 的诞生,该小说的作者后被考证为威廉·希尔·布朗。该书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美国第一部通俗小说,亦即美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同情的力量》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男主人公哈林顿爱上哈里奥特,却在两人订婚之际被告知哈里奥特竟然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这场乱伦之恋以妹妹罹患肺结核身故、哥哥抑郁自尽而告终。这本以“引诱—失身—自杀”为模式的美国第一部言情小说显然是模仿英国引诱言情小说鼻祖塞缪尔·理查森的《帕美拉》和《克拉丽莎》。在《同情的力量》里,布朗也通过书中人物的挣扎阐明了诱惑的危险和屈服于激情的陷阱,同时提倡对女性进行道德教育。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美国引诱言情小说热潮里,苏珊娜·罗森的《夏洛特·坦普尔》自 1794 年在美国再版后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畅销书。此外,同期的汉娜·福斯特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也是引起轰动的引诱言情小说。19 世纪 20 年代之后,美国引诱言情小说热潮褪去,伴随第一次女权运动兴起,另一类反映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的言情小说 (Women's Fiction) 登上历史舞台。这类言情

小说,“不但作者是女性,阅读对象是女性,而且所述说的也是女性故事,是地地道道的女性言情小说”(Huang, 2003) 请翻译。这类小说以性、感伤和宗教为要素,以道德说教为最终目的,依然带有引诱言情小说的印记。该时期代表作家有凯瑟琳·赛奇威克、玛利亚·麦金托什、艾玛·索思沃思等人。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描写女店员、女裁缝等社会底层人员的婚恋经历的劳拉·利比一改女性言情小说的感伤主义,而后格蕾丝·希尔用欢乐和微笑创作了一百多部同类型小说,同时引发众多效仿者,是为蜜糖言情小说 (Molasses Fiction)。言情小说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嬗变成以社会最底层各类女工为主角、专门描写肉欲情感的女工言情小说 (Working-girl Fiction)。这类小说作者不再以道德说教为己任,受英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将赤裸裸的性描写应用于创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姘居、滥交和强暴等情节。如维纳·德尔玛的《坏女孩》、范尼·赫斯特的《后街》、克里斯托弗·莫利的《基蒂·福伊尔》等。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女工言情小说式微,出现了以历史背景烘托爱情故事发展的历史言情小说 (Historical Romantic Fiction),也涌现了诸如赫维·艾伦、玛格丽特·米歇尔、凯瑟琳·温莎和托马斯·科斯坦等著名言情小说家。以《飘》为代表的美国历史言情小说的兴起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战后美国政治暴露小说的风行和美国大众性观念的变化促成了色情暴露小说 (Pornography) 的诞生和流行。众多色情暴露小说家中,最为著名的有格雷斯·梅塔利尔、哈罗德·罗宾斯、杰奎琳·苏珊和欧文·华莱士。在其代表作《娃娃谷》中,杰奎琳·苏珊不仅刻画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好莱坞娱乐圈的浮华幻灭和当时女性演艺生涯的沉浮,也深刻描绘了当时美国社会“放纵革命”、“性解放”、女性主义等时代特征。60 年代后期又诞生了一种结合历史和哥特元素的小说——哥特言情小说 (Gothic Romance)。这类小说以历史为背景,同时包含有哥特小说中典型的阴森的大宅、密道和禁室等元素,普遍描述了勇敢女主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该时期成就最大的作家为菲利斯·惠特尼、达奥玛·温斯顿、芭芭拉·迈克尔。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凯瑟琳·伍迪威斯的《火焰与鲜花》、罗斯玛丽·罗杰斯的《甜蜜野蛮的爱》和贾内尔·泰勒一系列以“野蛮”、“狂喜”为书名的言情小说的出版和流行标志着甜蜜野蛮言情小说 (Sweet-and-Savage Romance) 的诞生和流行。此后受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和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故事》的出版和同名电影的上映,反映当代女性家庭婚姻问题的言情小说 (New Women's Romance) 迎来了一股强劲的回归潮流,余韵直至 20 世纪末。同期作家海伦·范斯莱克的《富人与好人》、《三姐妹与陌生人》,简纳特·戴利一系列的肥皂剧小说等,都以女性角度出发,结合当代社会关注问题,反映了当代人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各方面的思考。

20 世纪 60 年代前美国言情小说的创作与特点

如果按照普遍承认的 20 世纪 60 年代为时间点,那么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并横扫社会文化各领域之前,美国言情小说的发展可以说是程式化、商品化、且是难以凸显时代特征的。作为通俗文学一种不可或缺类型的言情小说,美国言情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秉承标准化、程式化的创作规律。如上文所述的号称美国第一部言情小说《同情的力量》是《帕美拉》和《克拉

丽莎》的美国翻版，而同期的言情小说家苏珊娜·罗森、汉纳·福斯特、海伦娜·韦尔斯等的作品也基本沿用“引诱——失身——自杀”这一模式进行创作，充满了英式感伤主义文学色彩。而后在 19 世纪 30 年代流行的女性言情小说对引诱言情小说的继承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性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二是感伤贯穿情节的始终；三是宗教是解决矛盾的源泉和催人奋进的动力 (Si, 2017)。该时期的女性言情小说家，如以刻画历经磨难、最终通过自身努力获取幸福成长的凯瑟琳·塞奇威克、以述说独立自强的女性故事的畅销作家玛丽亚·麦金托什等人，都继承了感伤主义文学印记，依旧在女性的爱情故事里渗透着道德说教的使命和美国清教主义的意识形态。

此外，美国言情小说的商品化特征是符合通俗文学的基本特点的。向来被视为“精神麻醉剂”的通俗小说尽管也会对物质世界进行精神关照，但其创作主题的保守重复性、语言的通俗直白性、审美功能的娱乐性，与追求立意新奇、执着于批判现实、苛求反思自省的精英严肃文学最终还是在后工业社会里达成分野。美国言情小说商品化特征随着印刷业的蓬勃发展、畅销排行榜、利润最大化等因素而得到了扩大化；当排行榜、销量成为评价通俗小说的唯一指标时，大多数读者的审美和兴趣就成了小说创作主题的灯塔和出版商发行的风向标。据辽宁教育出版社与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联合出版的 2000 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Kynaston & Song, 1999) 记载，二十世纪世界各国销量超过三千万册的小说共有三部，分别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哈泼·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和杰奎琳·苏珊的《娃娃谷》(又译为《迷魂谷》)。玛格丽特·米切尔十年磨一剑的《飘》在 1936 年初版时以一日 5 万册、半年 100 万册、全年 200 万册的畅销盛况震惊世界。《娃娃谷》通过作者杰奎琳·苏珊与身为知名公关宣传的丈夫一起展开少有先例的书籍巡回宣传行程后，成为全美畅销书，出版六个月内就销售出 680 万册，至今销量超过 3000 万册。《飘》作为美国历史言情小说代表，于 1937 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后被列入《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等各种文学史书；而《娃娃谷》则是美国色情暴露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些言情代表作后皆通过改编电影取得了更大的知名度和小说销量、达成了言情消费品的利润最大化。直至今日，言情小说的程式化和商品化特征依旧颇受精英文学的诟病，但一部小说的畅销，本身就说明了其艺术价值：“如果它没有迎合少数人的胃口，那么它满足了多数人的需要”(Warren, 1993)。

后现代主义思潮里美国言情小说的继承与反叛

反主流文化运动兴起、后现代主义盛行于文学界之际，美国言情小说新旧交替，新哥特言情重现生机。这一时期美国通俗文学受两者影响，如黑色悬念小说、新浪潮科学小说、新剑法巫术幻想小说等都呈现了与时代动向紧密相连的反叛与创新，但言情小说的创作却并未完全表露这一时代的风起云涌，更多的是反叛与守旧的交织更迭。受源于 20 世纪之交美国新闻界的“揭丑运动”(Muckraking Movement)(又称“扒粪运动”)的政治暴露小说的影响，结合 20 世纪 60 年代轰轰烈烈性革命运动辐射，这一时期美国言情小说衍生出一个分支——色情暴露

小说。融合传统女性言情小说和政治暴露小说创作模式，美国色情暴露小说家们不仅仅用大量富于挑逗性的性描写讲述男女主人公恋爱、结婚的过程，同时试图通过针砭时弊、暴露社会罪恶。二战后美国众多色情暴露小说家充当了“muckrakers”（揭露丑闻的人/扒粪者），但他们并不怎么认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有耙粪耙的人往往对社会的福祉是必不可少的；但前提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扒粪’”，相反地，他们披着“色情小说”的外衣深挖着各行各业的丑闻。格蕾斯·梅塔利尔在长篇小说《佩顿镇》里用极度煽情的语言刻画了一个新英格兰小镇的道德沦丧及由此发生在社会名流圈里的强奸、私通、滥交、乱伦等种种丑恶现象。欧文·华莱士《查普曼的报告》通过 5 个志愿者参与的性行为实验直接演绎了阿尔弗雷德·金赛的《人类女性性行为》。杰奎琳·苏珊在代表作《娃娃谷》里写尽其多年在百老汇、好莱坞、电视圈工作的经历与感悟，更深刻揭露了当时好莱坞娱乐圈的纸醉金迷、女明星在名利场的沉浮和诸多社会名流肮脏的嘴脸。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随着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长篇小说《丽贝卡》(1938) 和同名改编电影（又译作《蝴蝶梦》）的风行，美国女作家菲利斯·惠特尼、芭芭拉·迈克尔、塞西莉·克劳等人又将哥特元素引入言情小说中，阻挠了时代特征在言情小说领域的渗透。6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节制和纯情仍是言情小说的意识形态准则。这些作家笔下的故事《黑色琥珀》、《黑塔的主人》、《基尔拉文之塔》等以历史言情小说为主食，加入了古堡密道等哥特的配菜，渗入些悬念和探案，再撒点超现实主义的佐料，一盘盘“旧菜新炒”的美食便热腾腾的出锅了，一时引来点餐者无数。

“性解放”运动导致社会道德混乱，美国言情小说色情倾向严重。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的成年》(1928) 将性革命带入了公众视野，美国生物学家和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人类男性性行为》(1948) 和《人类女性性行为》(1953) 这两份名噪一时的报告不仅推动了对同性恋和双性恋课题的讨论和进一步探索，对后来的妇解女权、性教育和堕胎等课题的论争影响深远，当时更普遍被认为是 20 世纪 60 年代性解放的导火索。与 60 年代早期开始的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和妇女解放运动相一致的是，性解放运动在女权主义理论家的帮助下，共同挑战关于女性性行为和酷儿性行为的传统观念。在女权主义的早期观念中，妇女解放往往被等同于性解放，而不是与性解放联系在一起。许多女权主义思想家认为，确立性的首要地位将是朝着妇女解放的最终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因此妇女被敦促发起性进步，享受性，并尝试新的性形式。性解放革命与第二次女权运动结合至此便导致了传统两性关系和性观念摧枯拉朽式的瓦解和坍塌。但性解放运动对美国言情小说界最猛烈的冲击却延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直至《火焰与鲜花》、《甜蜜野蛮的爱》等一系列“甜蜜野蛮言情小说”又或“煽情小说”(Bodice-rippers) 的出版，才宣告大众对哥特言情小清新的厌倦。凯瑟琳·伍迪威斯、罗斯玛丽·罗杰斯、丹尼尔·斯蒂尔、珍妮·戴莉等三十多位女作家纷纷加入甜蜜野蛮言情小说的创作洪流。这类言情小说也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更多展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身形

健硕、充满原始性张力的男主角对女主角一次次惨无人道的强暴和虐待，女主人公却逆来顺受、患了情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甜蜜野蛮派作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们不仅把传统的色情描写上升了一个台阶，把委婉暗示变为公开宣扬，把添加作料变为烹饪正餐，而且连令人憎恶的暴力强奸，也在她们的笔下化解为“轻松”、“愉悦”的经历，变成能产生甜蜜爱情的催化剂。伍迪威斯的“火焰与鲜花”系列主要表现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以及因此产生甜蜜的爱恋，但性暴力场面尚能自然融入小说情节发展。但与伍迪威斯同一出版公司的罗杰斯后来居上，把她的小说场景更多延伸到了卧室，还经常充满暴力。她的前三部小说总共卖出了 1000 万册，第四本《邪恶的爱情谎言》在出版的第一个月就卖出了 300 万册。从这类侧重色情描写的言情小说在 1970 年代的畅销盛况见微知著，60 年代追求性解放、反对性压抑引发的社会道德混乱着实余韵深远。

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引发传统言情小说强劲回潮，言情小说家以女性视角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当美国社会进入詹明信所认为后现代主义为文化主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后现代主义哲学中无中心意识、多元价值取向、对权威传统和现代性的批判与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对于男女平权、性权利和生育权等诉求是不谋而合的。相较于第一波女权主义主要集中在选举权、财产权和推翻法律障碍的性别平等的诉求，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并持续了 20 年之久的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扩大了辩论的范围：性、家庭、工作场所、生育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官方法律不平等。这场运动专注于批判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制度和男性中心的各种文化习俗，其中在女性主义内部围绕性和色情等问题的性战争也引发了争论。因此，深受性革命影响、专注于性暴力色情描写的甜蜜野蛮系列小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引发了第二波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广泛的讨论和抨击。《性政治》的作者凯特·米利特、《性的辩证法》的作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同样认为言情小说创造了一种错误的意识，对受压迫的女性是一种麻醉剂。费尔斯通认为，言情小说的男主角有很强的男性费勒斯中心情结，他会爱慕并引诱女主角忽视现实并扭曲她们的实际行为，但造成这一现象的正是女性自己：“这样的男主角是女性为自己所选择的。他身上的特征，也是由那些喜欢自己身上所套着的枷锁的女性所创造的” (Firestone, 1971)。重新审视美国言情小说发展史可发现，除了首部引诱言情小说作者威廉·布朗、历史言情小说家赫维·艾伦、托马斯·科斯坦、《爱情故事》(1970) 的作者埃里奇·西格尔、《廊桥遗梦》(1992) 的作者罗伯特·沃勒等少数是男性作家外，这两百余年的言情小说创作史里绝大多数浸淫的是女性作家的思维模式，输出的也绝大部分是女性作家的普世价值和道德取向。言情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小说类型，它是同时表达女性作家和读者压抑欲望的共同平台。因此，许多反对通俗文化的人认为言情小说给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营造的是一个虚幻的、不真实的世界，女性读者通过代入感和共情获得的体验是女性对男性不自觉的依赖，从而阻碍了女性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人 (Mei, 2013)。许多女性作家更是通过此类言情创作加剧了女性屈从于男权

桎梏、使女性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越来越偏离。更有甚者认为,言情小说本质上就是那些欲望得不到纾解、但又羞于阅读色情小说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色情小说替代品,只不过这类言情小说里的性描写是增加了浪漫滤镜的。女性读者通过阅读这类自的、愉悦的性描写,自觉或不自觉地代入到文本的女性角色里,成功释放了压抑的性欲望,又回避了对肉体渴望的羞辱感,最终与不得不屈从于男性社会道德体系的自己达成和解。可以说大部分美国女性言情小说家在其作品里并不持女性主义观点或立场,更多宣扬的是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欲望的态度。

在追求更大范围平权诉求的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里,又兼言情小说和色情文学进入女性主义阵营广泛讨论范围背景下,美国言情小说家抛弃肉欲横流的色情描写,开始思考当代社会女性所关心的家庭婚姻等焦点问题。男性作家埃里奇·西格尔在 1970 年出版的《爱情故事》引发了传统言情小说强劲的“回归”浪潮、风靡至今。书中讲述富家公子和平民女感情经历的情节并没有多曲折离奇,但其对纯真爱情的歌颂在当时充满肉欲和性暴力的甜蜜野蛮浪潮中却是一股清流,唤醒了人们对美好品德和纯真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而女主人公詹妮出身普通却自强不息,深陷情网亦不迷失自我,面对权势敢不屈不挠,遭遇困苦也从不放弃爱情与理想的性格特征符合当时女权主义浪潮高涨后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定位,这也是该书广受大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该小说出版后当即造成轰动并荣登畅销书榜首;同名电影上映后也取得了同样的效应。在跟随这一女性言情小说回潮流的女性作家中,专写轻松浪漫肥皂剧的珍妮特·戴利迄今已出版了 90 多部言情小说,展示的都是“富家子弟贫穷女”模式化的爱情故事。海伦·范·斯莱克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被翻译成 22 种语言,销量超过 1400 万册。她把自己在报业和商界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写进小说里,主要呈现职业女性在当代社会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婚姻家庭的思考与感悟,如家族传奇《心的聆听》、《三姐妹与陌生人》和《公开笑,私下哭》等。同时期的丹尼尔·斯蒂尔和安妮·泰勒的作品也主要描写当代人的爱情、家庭和婚姻等传统问题。

纵观美国言情小说的发展历程,从 1789 年首部引诱言情小说《同情的力量》的出版至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美国言情小说的创作始终贯穿着对传统的继承:创作模式的继承、同类元素的继承以及创作目的的继承。首先在创作模式上,标志美国首部小说诞生的《同情的力量》就是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帕美拉》和《克拉丽莎》的美国翻版,同期 Susanna Rowson 和 Hannah Foster 等人的系列引诱言情小说也基本采用“引诱—失身—自杀”的创作模式。而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反映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的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却依旧保留先前引诱言情小说的诸多印记。20 世纪 60 年代甜蜜野蛮言情吸引力消散后,同样反映当代女性家庭婚姻问题的小说引发广大读者关注,言情小说家因此又开始新一轮回归经典素材的创作潮流。是以,美国言情小说的创作模式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都秉承对传统的沿袭,并主动接受广大受众读者审美模式的引导。其次,对同类元素的继承同样体现美国言情小说发展历程的多个阶段里。在最

初的引诱言情小说阶段,“引诱”、“失身”和“自杀”构成小说的基本情节,感伤主义和道德说教贯穿故事始终。而后兴起的女性言情小说通过“性”、“感伤主义”和“宗教”等同类元素继承传统,展现彼时渗透于美国人骨髓里的清教主义对女性的道德说教。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色情暴露小说不仅受到当时政治暴露小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兴的着重描写肉欲情感的女工言情小说的继承。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哥特言情小说则是在历史言情小说的基础上加入阴森大宅、密道和禁室等典型哥特元素。再者,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言情小说家们未必能在其他方面都沿袭先辈的传统,但有一点却是从一而终的,亦即创作目的。作为通俗小说一类的言情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程式化、商品化的特征,其创作以普罗大众的审美情趣为导向、以畅销排名和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女性言情小说的作者是“职业作家”,不是“艺术家”,她们以满足当时读者的口味为己任 (Baym, 1978)。多产、畅销成为言情小说家的普遍标签,动辄百万册、千万册的销量是绝大部分言情小说家的终极创作目标。

美国言情小说对创作模式和同类元素的继承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大张旗鼓横扫社会文化各领域时才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叛现象。受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揭丑运动”的政治暴露小说的影响,又兼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运动辐射,美国言情小说创作走向色情暴露的极端。尽管色情暴露小说家依旧沿袭言情小说关于“性描写”的传统,但他们通过色情小说的外衣来暴露社会名流圈、好莱坞娱乐圈等各行各业的丑恶现象。如 Jacqueline Susann 的《娃娃谷》正是一个绝佳案例,其在貌似轻浮的情色小说表面下超前探讨了关于精神病患和乳腺癌患者心理历程这一严肃社会问题。小说内容跨越1945-1965年,出版之际因触及性爱、酷儿、嗑药,被判定是本有伤风化的淫秽之书,但其对于名声、金钱、处方药滥用、精神疾病、明星年华老去的描述,不仅是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放纵革命”、“性解放”、女性主义等时代特征的最佳写照,却也是今日文化的完美借镜。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际,其无中心意识、反传统、反权威、多元价值取向等特征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对男权制度的批判、对男女平权、性权利等方面的诉求结合,引发了女性主义者对同期流行的专事性暴力色情描写的甜蜜野蛮小说的猛烈批判和抨击。彼时的言情小说家是以开始摒弃对传统元素的完全继承,走出“性与爱”构建所有女性故事的滤镜,亦开始思考当代社会女性所关心的职业、家庭婚姻等焦点问题,通过选择现实题材、重新塑造独立女性角色、探讨女性难以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困境等方式,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呈现言情小说对现实物质世界的精神观照。

结论

文学作品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流于大众化的言情小说尽管无法对物质现实进行深层精神关照,但它的“媚俗”与“流行”使之成为各类文学作品中最能够体现现实生活的一张晴雨表。受英国感伤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两次女权运动、反主流文化和性革命等思潮和社会运动影响,美国言情小说先后经历了引诱言情小说、女性言情小说、蜜糖言情小说、女工

言情小说、历史言情小说、色情暴露小说、哥特言情小说、甜蜜野蛮言情小说和新女性言情小说等不同阶段和类型的发展和衍变。20 世纪 60 年代风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打破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美国言情小说成为文化消费品，销量与出版利润成为言情小说家创作的最大动力和最高准则。受反主流文化运动影响，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原本程式化、单一化的美国言情小说走到色情暴露的极端后又回归到哥特言情；同期性解放运动和第二次女权运动联手摧毁了传统两性关系和性观念构建的藩篱，但其对言情文学创作最猛烈的冲击却延迟呈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甜蜜野蛮言情小说里。持续 20 年之久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在女性主义者内部引发了言情小说和色情描写的讨论与反思，最终美国言情小说回归传统言情范畴，思考当代社会女性所关心的家庭婚姻等焦点问题。纵观美国言情小说发展史，尽管其创作并没有及时反馈社会反叛现实，但鉴于其主题的普适性、消费群体的大众化，同时历经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历经新旧交替、传统与创新杂糅的过程，言情小说才能依旧持有美国出版业最大的市场份额，并在 21 世纪的今天，呈现出多元宽泛的格局、既延续传统又不排斥创新的魅力。

基金项目：此文为 2017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美国言情小说研究”（2017KY1334）阶段性成果。本论文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资助。

References

- Baudrillard, J. (2001). *The Consumer Society*.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Liu, C. F., & Quan, Z. G., Tran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Baym, N. (1978). *Women's Fic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irestone, S. (1971).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orrow.
- Huang, L. S. (2003). *History of American Popular Fiction*. Nanjing: Yilin Press. [in Chinese]
- Kynaston, N., & Song, C. L. (1999). *Guinness World Records: 2000*.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Mei, L. (2013).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Feminist Genre Fiction in Britain and America*.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Si, X. L. (2017).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Love Story From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Foreign Literature*, (5), 146-153. [in Chinese]
- Warren, J. W. (1993). *The (Other) American Tradit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Wan, J. (2000). Inheritance and Rebellion: A Literature Review of American Popular Fiction in the 1960s. *Journal of Huainan Teachers College*, 4(2), 20-25. [in Chinese]
- Zhu, L. Y. (2011). *The Pioneering Theories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Postmodern Literary 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Fan Mo

Highest Education: Master's Degree

Affiliation: Xiangsihu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Field of expertis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ame and Surname: Qiyan Wu

Highest Education: Master's Degree

Affiliation: Xiangsihu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Field of expertise: Thai Language Teach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